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方法一：网页投稿：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并提交发送。签名网站：

<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电子邮件：

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

news@epochtimes.com

方法三：电话传真：

美国电话：1-416-361-9895；1-888-892-8757

1-866-697-6570；1-702-873-1734

1-604-288-1559；1-514-342-1023

美国传真：1-702-248-0599；1-510-372-0176

1-301-916-2364；1-201-625-6301

方法四：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山东女子劳教所的罪恶 (上)



人生此时不一般，多听多看才不冤；
精心阅读细细看，真假智者自会辨。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方法一：网页投稿：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并提交发送。签名网站：

<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电子邮件：

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

news@epochtimes.com

方法三：电话传真：

美国电话：1-416-361-9895；1-888-892-8757

1-866-697-6570；1-702-873-1734

1-604-288-1559；1-514-342-1023

美国传真：1-702-248-0599；1-510-372-0176

1-301-916-2364；1-201-625-6301

方法四：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山东女子劳教所的罪恶 (上)



人生此时不一般，多听多看才不冤；
精心阅读细细看，真假智者自会辨。

目录

【序言】	3
【花样繁多的酷刑】	6
电棍	
死人床	
野蛮灌食	
“五马分身”	
管禁闭	
暴力殴打摧残	
吊刑	
开飞机	
毒针注射、灌不明药物	
罚“站”、“蹲”	
蚊香烫背	
反背吊挂超长时间坐马扎、板凳	
冷冻	
胶带封嘴：	
熬鹰：	
包庇、纵容刑事犯施淫威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件，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点击即可安全上网，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目录

【序言】	3
【花样繁多的酷刑】	6
电棍	
死人床	
野蛮灌食	
“五马分身”	
管禁闭	
暴力殴打摧残	
吊刑	
开飞机	
毒针注射、灌不明药物	
罚“站”、“蹲”	
蚊香烫背	
反背吊挂超长时间坐马扎、板凳	
冷冻	
胶带封嘴：	
熬鹰：	
包庇、纵容刑事犯施淫威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件，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点击即可安全上网，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多次打报告上厕所，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 **管士英** 不许老太太憋不住，导致大小便失禁，拉在了裤子里。

19、胁迫刑事犯人、犹太对大法学员犯罪

恶警们以减期为诱饵，驱使卖淫、盗窃和吸毒类劳教人员看管、折磨法轮功学员。这些社会渣滓大都在看守所、派出所挨过刑讯逼供，所以特别会打人。扇耳光、踢小腹、捣乳房、用胳膊肘猛捣脑袋，或者用穿着皮鞋的脚猛碾法轮功学员的脚趾。有时 8、9 个恶人轮流暴打一整夜（从天黑打到天明），有的用竹板抽，有的用鞋底抽，有的用指甲掐，用脚踢，用拳头打，用手打。

恶警以减刑期为诱惑，指使刑事犯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许诺使用什么办法都行。可想而知，这些社会渣子会怎样对待以“真善忍”为准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在恶警的参与和指使下，刑事犯们把法轮功学员打得死去活来多少次。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残，不能走路；有的遍体都有内外伤。恶警利用为数众多的刑事犯对大法学员实施包挟，即两个刑事犯看住一个炼功人，吃饭、睡觉、上厕所、洗漱都盯着，不许说话。而刑事犯因“转化”有“功”，可以加分减期。

（待续）

多次打报告上厕所，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 **管士英** 不许老太太憋不住，导致大小便失禁，拉在了裤子里。

19、胁迫刑事犯人、犹太对大法学员犯罪

恶警们以减期为诱饵，驱使卖淫、盗窃和吸毒类劳教人员看管、折磨法轮功学员。这些社会渣滓大都在看守所、派出所挨过刑讯逼供，所以特别会打人。扇耳光、踢小腹、捣乳房、用胳膊肘猛捣脑袋，或者用穿着皮鞋的脚猛碾法轮功学员的脚趾。有时 8、9 个恶人轮流暴打一整夜（从天黑打到天明），有的用竹板抽，有的用鞋底抽，有的用指甲掐，用脚踢，用拳头打，用手打。

恶警以减刑期为诱惑，指使刑事犯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许诺使用什么办法都行。可想而知，这些社会渣子会怎样对待以“真善忍”为准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在恶警的参与和指使下，刑事犯们把法轮功学员打得死去活来多少次。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残，不能走路；有的遍体都有内外伤。恶警利用为数众多的刑事犯对大法学员实施包挟，即两个刑事犯看住一个炼功人，吃饭、睡觉、上厕所、洗漱都盯着，不许说话。而刑事犯因“转化”有“功”，可以加分减期。

（待续）

或用脏东西堵上用以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学员讲真相，被经文时也用此刑。

临沂大法弟子**段加芝**，32岁，是6月14号被临沂恶警送入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关禁闭段加芝拒不配合他们，进行绝食并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害怕，用胶带把她的嘴封起来，双手被铐在暖气管上站着，体罚三天。

王翠芳，女，今年已近六十岁，家住山东省临沭县交通局。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对她强行“转化”，**孙娟**等恶警把她绑在凳子上，坐在水泥地上，用透明胶把她的嘴封住，不让说话。

17、豁腕放血

灭绝人性的恶徒们用针将法轮功学员的手腕绕一周把皮豁开，鲜血直流，逼着学员洗涮，伤口见水后发炎，致使两手腕又红又肿，有的学员现在还绕手腕一圈留下象细筷子一样粗的圆形伤疤。

18. 限制上厕所

恶警用不让上厕所的卑鄙手段折磨大法弟子。恶警规定去厕所次数，特殊情况也得先打报告。晚上起夜也不能去厕所，每个监室里一只大塑料桶，大小便都在里边，整屋里臊臭难闻。潍坊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素美**想大便，

30

或用脏东西堵上用以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学员讲真相，被经文时也用此刑。

临沂大法弟子**段加芝**，32岁，是6月14号被临沂恶警送入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关禁闭段加芝拒不配合他们，进行绝食并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害怕，用胶带把她的嘴封起来，双手被铐在暖气管上站着，体罚三天。

王翠芳，女，今年已近六十岁，家住山东省临沭县交通局。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对她强行“转化”，**孙娟**等恶警把她绑在凳子上，坐在水泥地上，用透明胶把她的嘴封住，不让说话。

17、豁腕放血

灭绝人性的恶徒们用针将法轮功学员的手腕绕一周把皮豁开，鲜血直流，逼着学员洗涮，伤口见水后发炎，致使两手腕又红又肿，有的学员现在还绕手腕一圈留下象细筷子一样粗的圆形伤疤。

18. 限制上厕所

恶警用不让上厕所的卑鄙手段折磨大法弟子。恶警规定去厕所次数，特殊情况也得先打报告。晚上起夜也不能去厕所，每个监室里一只大塑料桶，大小便都在里边，整屋里臊臭难闻。潍坊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素美**想大便，

30



序言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也是山东省女子戒毒所）位于济南市浆水泉路20号，偏僻而交通极为不便。在1999年10月之前，主要关押的是盗窃犯、吸毒者、卖淫女、钨头、和刑事案件的从犯，四个大队的犯人最多不超过250人，在大队里的干警不超过25人。自从1999年7月之后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以来，在押人数和干警的人数几番膨胀。到2000年10月初，大量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至此，所里临时成立了第五大队，选派了最阴险毒辣的大队长和由有各种劣迹而又急于表现以求早日解教的打手对大法弟子进行野蛮的迫害。至2001年上半年，仅大法弟子就有至少800人，来自全省各个地县，每个10平方米的监室里至少关16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地址：

济南市市历下区浆水泉路20号。

电话：0531-8555040 , 8191744 8191151

3



序言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也是山东省女子戒毒所）位于济南市浆水泉路20号，偏僻而交通极为不便。在1999年10月之前，主要关押的是盗窃犯、吸毒者、卖淫女、钨头、和刑事案件的从犯，四个大队的犯人最多不超过250人，在大队里的干警不超过25人。自从1999年7月之后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以来，在押人数和干警的人数几番膨胀。到2000年10月初，大量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至此，所里临时成立了第五大队，选派了最阴险毒辣的大队长和由有各种劣迹而又急于表现以求早日解教的打手对大法弟子进行野蛮的迫害。至2001年上半年，仅大法弟子就有至少800人，来自全省各个地县，每个10平方米的监室里至少关16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地址：

济南市市历下区浆水泉路20号。

电话：0531-8555040 , 8191744 8191151

3

个人。再抓来的女大法弟子没处放就送到淄博王村劳教所，最多时也达到了 800—900 人。2001 年 8 月王村所分成了省第一劳教所、省第二劳教所、省第二女子劳教所。为了更严密的管理，干警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截至 2003 年年初，女一所大队里的干警至少 100 人，管教科、教育科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新来的干警有些是从女子监狱调来的，有些是社会招考公务员考上的，有些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去的。在这里没有表面的阴森恐怖，没有灰暗潮湿，只看见一幢幢楼房、清爽整齐的宿舍（两年时间济南女子劳教所利用各种手段索取大法学员的钱财，盖了一座十几层的办公楼、一座接见楼、一座大锅炉房。）以及整齐化一的生活秩序，还有遍及院内花草树木和健身器材，每逢节日还有文艺节目。当然，也不断有各地参观团的到来及各级领导的视察。

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即便是初来的劳教人员也无法与血腥、暴虐、谎言、丑恶产生联想。顺窗口望去“教育、感化、挽救”六个大字嵌在餐厅大楼外墙壁上，还有“以德服人……”等等。如果不是身陷其中，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及苦役，你真的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觉象到了一所学校或集训地。

但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那些目光呆滞者；那些因遭受凌辱迫害而罹患各种疾病及精神分裂症者；那些被干警驱使承受着超负荷的苦役而面容憔悴、悲苦难抑的苦役犯们；那些承受着亲人分离之苦，即使是一墙之隔，

个人。再抓来的女大法弟子没处放就送到淄博王村劳教所，最多时也达到了 800—900 人。2001 年 8 月王村所分成了省第一劳教所、省第二劳教所、省第二女子劳教所。为了更严密的管理，干警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截至 2003 年年初，女一所大队里的干警至少 100 人，管教科、教育科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新来的干警有些是从女子监狱调来的，有些是社会招考公务员考上的，有些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去的。在这里没有表面的阴森恐怖，没有灰暗潮湿，只看见一幢幢楼房、清爽整齐的宿舍（两年时间济南女子劳教所利用各种手段索取大法学员的钱财，盖了一座十几层的办公楼、一座接见楼、一座大锅炉房。）以及整齐化一的生活秩序，还有遍及院内花草树木和健身器材，每逢节日还有文艺节目。当然，也不断有各地参观团的到来及各级领导的视察。

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即便是初来的劳教人员也无法与血腥、暴虐、谎言、丑恶产生联想。顺窗口望去“教育、感化、挽救”六个大字嵌在餐厅大楼外墙壁上，还有“以德服人……”等等。如果不是身陷其中，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及苦役，你真的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觉象到了一所学校或集训地。

但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那些目光呆滞者；那些因遭受凌辱迫害而罹患各种疾病及精神分裂症者；那些被干警驱使承受着超负荷的苦役而面容憔悴、悲苦难抑的苦役犯们；那些承受着亲人分离之苦，即使是一墙之隔，

让伊淑玲睡觉将她的手掐破，她们还时常痒痒、咯吱她，那种感觉象虫子在身上爬，钻心的痒。伊淑玲被熬的脸色蜡黄，一位大年纪的学员陪着伊淑玲时说：要叫你娘看到不心疼死了！就这样熬大鹰持续了约一个月。

山东潍坊大法弟子**宫瑞娟**，劫持在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二大队，恶警**许瑞菊**派了六个犹太黑白倒班，不让她睡觉，让她并腿坐直。困了，犹太就拉她，架着她在屋里转，不让她睡觉、眯眼。

黄彦（青岛学员，二十多岁）曾被熬了十三天十三夜，六个犹太分三班（一班 8 小时）轮番做转化工作。熬夜的痛苦，再加上犹太不分昼夜的散布歪理邪说，简直要把人折磨疯了，**孙群丽**完全暴露出了她歇斯底里的丑恶嘴脸，不断吩咐犹太：“不能让她合眼，让她一刻不停的说话……”只要黄彦一合眼，犹太就把她推醒，或拉着她围着房间转，致使她精神恍惚。许多学员看到都心疼得流下了泪。

程淑香（济南学员，40 多岁），也被孙群丽用同样的方式熬了 38 天，熬到最后人都快要疯了，长期睡眠不足使心脏受到严重损害。她的丈夫来接见，看到她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很难过。孙群丽完全不顾家人的痛苦，还恬不知耻的让家人做她的工作。孙群丽为了个人那点蝇头小利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16、胶带封嘴：

恶管教们在对大法学员施以酷刑时，怕学员发出痛苦的喊叫声，常常残忍的将学员的嘴用宽胶带粘上

让伊淑玲睡觉将她的手掐破，她们还时常痒痒、咯吱她，那种感觉象虫子在身上爬，钻心的痒。伊淑玲被熬的脸色蜡黄，一位大年纪的学员陪着伊淑玲时说：要叫你娘看到不心疼死了！就这样熬大鹰持续了约一个月。

山东潍坊大法弟子**宫瑞娟**，劫持在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二大队，恶警**许瑞菊**派了六个犹太黑白倒班，不让她睡觉，让她并腿坐直。困了，犹太就拉她，架着她在屋里转，不让她睡觉、眯眼。

黄彦（青岛学员，二十多岁）曾被熬了十三天十三夜，六个犹太分三班（一班 8 小时）轮番做转化工作。熬夜的痛苦，再加上犹太不分昼夜的散布歪理邪说，简直要把人折磨疯了，**孙群丽**完全暴露出了她歇斯底里的丑恶嘴脸，不断吩咐犹太：“不能让她合眼，让她一刻不停的说话……”只要黄彦一合眼，犹太就把她推醒，或拉着她围着房间转，致使她精神恍惚。许多学员看到都心疼得流下了泪。

程淑香（济南学员，40 多岁），也被孙群丽用同样的方式熬了 38 天，熬到最后人都快要疯了，长期睡眠不足使心脏受到严重损害。她的丈夫来接见，看到她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很难过。孙群丽完全不顾家人的痛苦，还恬不知耻的让家人做她的工作。孙群丽为了个人那点蝇头小利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16、胶带封嘴：

恶管教们在对大法学员施以酷刑时，怕学员发出痛苦的喊叫声，常常残忍的将学员的嘴用宽胶带粘上

的小屋里，吃喝拉撒都在其内，不允许我与任何人接触，与世隔绝。当时正值“三九”天气，严厉的刺骨寒风从窗外吹进来，脚被冻坏了，肿的鞋都穿不上，走路只能扶着墙走。恶警们穿着棉衣、棉裤来回的叫骂，而他们却让我穿着单衣在屋中间站着，站不直他们还又打又骂……。我站了 13 天，期间中他们没让我睡一会觉，没让我坐一会，24 小时轮番对我进行洗脑。我不按他们的要求做，他们就把我铐在铁管子上 4 天。我一个近 60 岁的老人经过 13 天的煎熬，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到第 11 天时，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息，身体极度疲劳，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摔得很重，眼睛冒着金星，脸被摔紫了。恶警尹传芳大声叫骂：你这是自伤自残，对抗政府。恶警牛学莲用手使劲摁我摔青的脸……就这样我被折磨了整整 13 个昼夜！

山东冠县大法弟子鲁秀峰在冬天的夜里，被关在冰冷的储藏室，在不足 2 市尺的过道里，既不能躺，又不给凳子坐，轮流由非法轮功人员看管。每餐只给一个干馍，不许吃菜。气来。

15、熬鹰：

长时间不让睡觉，使大法学员精神恍惚，是恶警惯用的邪恶手法之一。

恶警牛学莲指使包夹迫使临沂大法弟子伊淑玲不停的在房间里走，走着走着极度困倦的她便撞在墙上、铁架子床上；一坐下便不自知的睡着，这时她们便用手指直戳她的喉部，吓的伊淑玲一激灵，包夹华凡曾为不

28

的小屋里，吃喝拉撒都在其内，不允许我与任何人接触，与世隔绝。当时正值“三九”天气，严厉的刺骨寒风从窗外吹进来，脚被冻坏了，肿的鞋都穿不上，走路只能扶着墙走。恶警们穿着棉衣、棉裤来回的叫骂，而他们却让我穿着单衣在屋中间站着，站不直他们还又打又骂……。我站了 13 天，期间中他们没让我睡一会觉，没让我坐一会，24 小时轮番对我进行洗脑。我不按他们的要求做，他们就把我铐在铁管子上 4 天。我一个近 60 岁的老人经过 13 天的煎熬，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到第 11 天时，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息，身体极度疲劳，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摔得很重，眼睛冒着金星，脸被摔紫了。恶警尹传芳大声叫骂：你这是自伤自残，对抗政府。恶警牛学莲用手使劲摁我摔青的脸……就这样我被折磨了整整 13 个昼夜！

山东冠县大法弟子鲁秀峰在冬天的夜里，被关在冰冷的储藏室，在不足 2 市尺的过道里，既不能躺，又不给凳子坐，轮流由非法轮功人员看管。每餐只给一个干馍，不许吃菜。气来。

15、熬鹰：

长时间不让睡觉，使大法学员精神恍惚，是恶警惯用的邪恶手法之一。

恶警牛学莲指使包夹迫使临沂大法弟子伊淑玲不停的在房间里走，走着走着极度困倦的她便撞在墙上、铁架子床上；一坐下便不自知的睡着，这时她们便用手指直戳她的喉部，吓的伊淑玲一激灵，包夹华凡曾为不

28

母女不能相认，姐妹不能相逢，只能隐忍暗泣承受那种隔墙如隔山的心理重负的苦难中人时，巨大的反差会让你立即觉察到这“教育、感化、挽救”六字背后的血腥暴力。如果你进一步了解到这些人在未劳教前却是一群健康、祥和、慈悲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矛盾、疑惑、怀疑油然而生，是谁使她们由幸运者变成了苦难者？！原来劳教所就是这样的一个魔窟，是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法西斯集中营。

而就在这个魔窟，最多时关押着七、八百名学员，她们奴隶般的劳作着，她们遭受着旷古未闻的迫害--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当时全所共设有五个大队，除四大队外，全部关押着法轮功学员，五大队、一大队尤为邪恶，七年来，该所在恶警姜丽杭（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所长）带领下，以恶警王淑贞、孙玉花、赵杰（此三人先后担任一大队大队长）、许瑞菊（二大队大队长）、杨安荣（四大队大队长）、牛学莲（五大队大队长）等恶警，亲自出面或指使吸毒、卖淫、盗窃类劳教人员及出卖灵魂的犹太，对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与精神上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

截至 2006 年，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已有 2 人致死（她们是山东省泰安市大法弟子徐桂芹、德州市发电厂的退休职工于莲春、），多人致残、精神失常。令人痛心的是至今还有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关押，迫害仍在继续。

山东女子劳教所的恶警们泯灭良知。以下所曝光出

5

母女不能相认，姐妹不能相逢，只能隐忍暗泣承受那种隔墙如隔山的心理重负的苦难中人时，巨大的反差会让你立即觉察到这“教育、感化、挽救”六字背后的血腥暴力。如果你进一步了解到这些人在未劳教前却是一群健康、祥和、慈悲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矛盾、疑惑、怀疑油然而生，是谁使她们由幸运者变成了苦难者？！原来劳教所就是这样的一个魔窟，是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法西斯集中营。

而就在这个魔窟，最多时关押着七、八百名学员，她们奴隶般的劳作着，她们遭受着旷古未闻的迫害--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当时全所共设有五个大队，除四大队外，全部关押着法轮功学员，五大队、一大队尤为邪恶，七年来，该所在恶警姜丽杭（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所长）带领下，以恶警王淑贞、孙玉花、赵杰（此三人先后担任一大队大队长）、许瑞菊（二大队大队长）、杨安荣（四大队大队长）、牛学莲（五大队大队长）等恶警，亲自出面或指使吸毒、卖淫、盗窃类劳教人员及出卖灵魂的犹太，对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与精神上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

截至 2006 年，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已有 2 人致死（她们是山东省泰安市大法弟子徐桂芹、德州市发电厂的退休职工于莲春、），多人致残、精神失常。令人痛心的是至今还有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关押，迫害仍在继续。

山东女子劳教所的恶警们泯灭良知。以下所曝光出

5

来的只是其实施迫害的冰山一角，但足以让世人看到恶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程度之深之广。天理昭昭、疏而不漏，她们的罪行早已曝光于世，所有罪犯都将受到天理及人间正义的审判。



花样繁多的酷刑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在这场迫害中极尽其邪恶之所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之邪恶、毒辣令人发指，世人无法想象。除了目击者或者直接受害者已揭露的：电棍电、电棍警棍击打、摧残性野蛮灌食、长时间吊起来关禁闭、蚊香烫背、撕头发、打耳光、长时间奴役性劳动等等，更有一些恶警整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实在难以用语言描述。法轮功学员完全被剥夺了自由，而且惨遭打击、侮辱、摧残和折磨。2001年，劳教所改变了手段，由原来的暴力、酷刑改为精神迫害、强制洗脑，用长期剥夺睡眠、犹太轮番攻战的方式折磨坚定的大法弟子。其中最常见



电棍

1、电棍

施用这种酷刑时，往往恶毒的管教两人或多人同时使用高压电棍，或逼学员站立，或

来的只是其实施迫害的冰山一角，但足以让世人看到恶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程度之深之广。天理昭昭、疏而不漏，她们的罪行早已曝光于世，所有罪犯都将受到天理及人间正义的审判。



花样繁多的酷刑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在这场迫害中极尽其邪恶之所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之邪恶、毒辣令人发指，世人无法想象。除了目击者或者直接受害者已揭露的：电棍电、电棍警棍击打、摧残性野蛮灌食、长时间吊起来关禁闭、蚊香烫背、撕头发、打耳光、长时间奴役性劳动等等，更有一些恶警整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实在难以用语言描述。法轮功学员完全被剥夺了自由，而且惨遭打击、侮辱、摧残和折磨。2001年，劳教所改变了手段，由原来的暴力、酷刑改为精神迫害、强制洗脑，用长期剥夺睡眠、犹太轮番攻战的方式折磨坚定的大法弟子。其中最常见



电棍

1、电棍

施用这种酷刑时，往往恶毒的管教两人或多人同时使用高压电棍，或逼学员站立，或

打耳光，或者乱推乱搽，嘴里侮辱人的脏话不堪入耳。因长时间罚坐这种小板凳，多数人的臀部被硌得溃烂，流水流脓，疼痛难忍。

14. 冷冻

冬天在本已十分冰冷的水房里，叫学员穿很少的衣服或不穿衣服，光着脚，往水泥地上学员身上分别泼上冷水，叫学员站在已经结了冰的地上冷冻，有站着冻，蹲着冻，撅着冻，有的将学员的手脚绑上，绑出各种姿势，花样繁多，举不胜举。无论怎样冻，姿势不能变。动一动都会有比冷冻更残酷的刑罚等着，这些被冷冻的法轮功学员承受之苦可想而知，有的几近冻僵。



牛学莲在原五队时就是很凶狠毒辣的。举一事例：原五队（没分前）由于有些学员在高压下被迫违心的写了“三书”，后来许多人又写了“声明”作废，决心继续修炼大法。**牛学莲**就把这些学员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里集中到院子里冻了很长时间，有的学员被冻得失去知觉倒在地上（牛学莲的恶行网上已有揭露）。

有一个大法学员的自述：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我被关在半间都是破窗

打耳光，或者乱推乱搽，嘴里侮辱人的脏话不堪入耳。因长时间罚坐这种小板凳，多数人的臀部被硌得溃烂，流水流脓，疼痛难忍。

14. 冷冻

冬天在本已十分冰冷的水房里，叫学员穿很少的衣服或不穿衣服，光着脚，往水泥地上学员身上分别泼上冷水，叫学员站在已经结了冰的地上冷冻，有站着冻，蹲着冻，撅着冻，有的将学员的手脚绑上，绑出各种姿势，花样繁多，举不胜举。无论怎样冻，姿势不能变。动一动都会有比冷冻更残酷的刑罚等着，这些被冷冻的法轮功学员承受之苦可想而知，有的几近冻僵。



牛学莲在原五队时就是很凶狠毒辣的。举一事例：原五队（没分前）由于有些学员在高压下被迫违心的写了“三书”，后来许多人又写了“声明”作废，决心继续修炼大法。**牛学莲**就把这些学员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里集中到院子里冻了很长时间，有的学员被冻得失去知觉倒在地上（牛学莲的恶行网上已有揭露）。

有一个大法学员的自述：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我被关在半间都是破窗

身自由被非法剥夺，被强制性的要求以一个规定姿势长时间的坐在哪儿，在马扎上（或板凳）一坐十几个小时，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准动，腰板与地面成 90 度，不准打瞌睡，不准说话，如有违犯立即招来卖淫女、盗窃犯和吸毒者的一顿拳打脚踢。几乎所有被非法劳教过的大法学员受过此刑。

唉，不用说人们也会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了……，可见邪恶江氏一伙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是多么的残忍、狡猾与卑鄙了！

2000 年秋，关押的大法弟子增多了，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三大队恶警**刘瑞芹**将坚定的大法弟子分了班组，每班由一个普犯看管，一天十几个小时坐小板凳，而且要求两脚并拢，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日日夜夜不许说话，谁要动一动，普犯就上去踢一脚。

自 2004 年元旦前夕，第一女子劳教所把五队定为严管队。大队长是**牛学莲**，副队长**孙娟**。05 年 2 月下旬调换，**王淑贞**任大队长，**王月瑶**、**张宏**任副大队长。在牛学莲还没有调走时，就把强迫学员交钱购买的马扎全部收走，每人发了一个宽和高大约十公分左右的小木凳，强迫学员每天坐小木凳达十五六个小时。王淑贞来了之后更是变本加厉的治人。在屋子中间前后排成一队，面对门口坐着，门是关紧的，门的上方留一个约几十公分见方的小玻璃窗，供她们巡视时窥探学员用的。。

坐的时间长了，腰腿酸疼，如果伸伸腿脚活动活动，那些被恶警指派当班长的过来就踢一脚，或者撕头发、

身自由被非法剥夺，被强制性的要求以一个规定姿势长时间的坐在哪儿，在马扎上（或板凳）一坐十几个小时，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准动，腰板与地面成 90 度，不准打瞌睡，不准说话，如有违犯立即招来卖淫女、盗窃犯和吸毒者的一顿拳打脚踢。几乎所有被非法劳教过的大法学员受过此刑。

唉，不用说人们也会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了……，可见邪恶江氏一伙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是多么的残忍、狡猾与卑鄙了！

2000 年秋，关押的大法弟子增多了，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三大队恶警**刘瑞芹**将坚定的大法弟子分了班组，每班由一个普犯看管，一天十几个小时坐小板凳，而且要求两脚并拢，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日日夜夜不许说话，谁要动一动，普犯就上去踢一脚。

自 2004 年元旦前夕，第一女子劳教所把五队定为严管队。大队长是**牛学莲**，副队长**孙娟**。05 年 2 月下旬调换，**王淑贞**任大队长，**王月瑶**、**张宏**任副大队长。在牛学莲还没有调走时，就把强迫学员交钱购买的马扎全部收走，每人发了一个宽和高大约十公分左右的小木凳，强迫学员每天坐小木凳达十五六个小时。王淑贞来了之后更是变本加厉的治人。在屋子中间前后排成一队，面对门口坐着，门是关紧的，门的上方留一个约几十公分见方的小玻璃窗，供她们巡视时窥探学员用的。。

坐的时间长了，腰腿酸疼，如果伸伸腿脚活动活动，那些被恶警指派当班长的过来就踢一脚，或者撕头发、

将学员捆绑在铁床上等，或把学员踩在地面，专电击敏感部位，脸部、脖子、臂、手心、脚心和头芯子等等，受刑者往往皮肉焦糊、肿胀、变形，有许多学员前臂都起了大水泡，钻心地痛，溃破之后就化脓，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直到半年后前臂仍在溃烂流脓。电击时间长短完全由恶毒的恶警们的兴致而定，短则数小时，长则十几个小时。电击时楼道里电棍的劈啪声不断，后来恶警为掩盖罪行，每当电人的时候就用高音喇叭大放“革命歌曲”，阴森恐怖的气氛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当时施刑最狠的是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五大队大队长**牛学莲**和管教**张某某的丈夫（都是劳教所的恶警）**，他们专电法轮功学员的。

2000 年 10 月 27 日晚 7 点左右，济南女子劳教所在上级的指示下，采用暴力手段对五大队百名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当天晚上学员大楼外围布满了警车恶警全副武装把大楼围起来，另有二十几名恶警喝的酒气熏天杀气腾腾冲进法轮功学员宿舍走廊，他们手持电棍在五大队头子牛学莲的带领下朝着大法弟子就电击。当场就抓走**十几位大法弟子**去蹲小号（酷刑折磨）蹲坑、罚站，用手铐把大法学员铐住进行人身摧残，没有大小便自由，还要遭恶警的毒打或电击。在大队宿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如炼功就要遭到恶警牛学莲的电击，其中**梁芳、林玉清、徐莲云等多人**遭到牛的电击。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肖爱华**就用高压

将学员捆绑在铁床上等，或把学员踩在地面，专电击敏感部位，脸部、脖子、臂、手心、脚心和头芯子等等，受刑者往往皮肉焦糊、肿胀、变形，有许多学员前臂都起了大水泡，钻心地痛，溃破之后就化脓，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直到半年后前臂仍在溃烂流脓。电击时间长短完全由恶毒的恶警们的兴致而定，短则数小时，长则十几个小时。电击时楼道里电棍的劈啪声不断，后来恶警为掩盖罪行，每当电人的时候就用高音喇叭大放“革命歌曲”，阴森恐怖的气氛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当时施刑最狠的是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五大队大队长**牛学莲**和管教**张某某的丈夫（都是劳教所的恶警）**，他们专电法轮功学员的。

2000 年 10 月 27 日晚 7 点左右，济南女子劳教所在上级的指示下，采用暴力手段对五大队百名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当天晚上学员大楼外围布满了警车恶警全副武装把大楼围起来，另有二十几名恶警喝的酒气熏天杀气腾腾冲进法轮功学员宿舍走廊，他们手持电棍在五大队头子牛学莲的带领下朝着大法弟子就电击。当场就抓走**十几位大法弟子**去蹲小号（酷刑折磨）蹲坑、罚站，用手铐把大法学员铐住进行人身摧残，没有大小便自由，还要遭恶警的毒打或电击。在大队宿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如炼功就要遭到恶警牛学莲的电击，其中**梁芳、林玉清、徐莲云等多人**遭到牛的电击。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肖爱华**就用高压

电棍电好多法轮功学员，烧焦的肉味和毛衣的糊味混在一起，弥漫了整个楼道，电伤后又把学员拖到四楼一间禁闭室，双手吊铐在没有玻璃的窗口。

日照市街头镇管家沟村的**迟明香**和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玻璃厂的 50 多岁职工**桂荣**因炼功，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第五大队大队长**牛学莲**亲自用电棍电，把迟明香电的满地打滚，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大法学员**石宁**被恶人整夜殴打，浑身伤痕累累，面容惨不忍睹，打完后把她铐在床架上，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徐红**还用高压电棍电石宁，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宿舍；石宁曾被叫到干警值班室，被**两个男干警**用无声的高压电棍电击，两人坐在床上，一边一个顶住她后背的两肋处电击。

一次在活动室放强制转化的录像片，大法弟子**崔广萍**（30 多岁）上前把电视关了，此举激怒了恶警，将她拖出去用电棍电她脖子和脸颊，电了很长时间，整个脸已经变形，没有了人样，脸肿得很高，

某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在读大学生，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二大队关押期间，被大队长**许瑞菊**指使劳教人员毒打，用电棍电得右胳膊溃烂。为掩盖罪



8

电棍电好多法轮功学员，烧焦的肉味和毛衣的糊味混在一起，弥漫了整个楼道，电伤后又把学员拖到四楼一间禁闭室，双手吊铐在没有玻璃的窗口。

日照市街头镇管家沟村的**迟明香**和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玻璃厂的 50 多岁职工**桂荣**因炼功，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第五大队大队长**牛学莲**亲自用电棍电，把迟明香电的满地打滚，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大法学员**石宁**被恶人整夜殴打，浑身伤痕累累，面容惨不忍睹，打完后把她铐在床架上，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徐红**还用高压电棍电石宁，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宿舍；石宁曾被叫到干警值班室，被**两个男干警**用无声的高压电棍电击，两人坐在床上，一边一个顶住她后背的两肋处电击。

一次在活动室放强制转化的录像片，大法弟子**崔广萍**（30 多岁）上前把电视关了，此举激怒了恶警，将她拖出去用电棍电她脖子和脸颊，电了很长时间，整个脸已经变形，没有了人样，脸肿得很高，

某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在读大学生，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二大队关押期间，被大队长**许瑞菊**指使劳教人员毒打，用电棍电得右胳膊溃烂。为掩盖罪



8

刘桂梅，她的胳膊被扭得抬不起来，不能干活。曾因为进门时没有向恶警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马文燕**问好就被罚站，脚肿得很厉害。

11、蚊香烫背

恶徒们逼迫大法弟子脱掉上衣，用点燃的蚊香按在大法弟子的后背上烫烧，烧烫得冒烟后换一处再烫，致使大法弟子后背几十处被烫伤。三年后的今天，伤痕仍未褪去。

12、反背吊挂

人躺在床上（下铺），双手反背，双腿向后弯曲，然后用绳子与双手绑在一起，吊挂在上床铺板上，前胸和头部压在铺上，也就是身体的重量全都落在前胸和头部。此种酷刑，人的脸接着就变成了紫色，憋得喘不过气来，时间稍一长人就会窒息。

13、超长时间坐马扎、板凳

也许不知道的人会问：坐板凳、坐马扎也是一种迫害手段？是，在生活中坐一坐板凳可能是一种用以休息的方式，可是那是在无任何约束并可以自由改变姿势、自由地掌握时间的情况下。而在劳教所，大法弟子的人



25

刘桂梅，她的胳膊被扭得抬不起来，不能干活。曾因为进门时没有向恶警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马文燕**问好就被罚站，脚肿得很厉害。

11、蚊香烫背

恶徒们逼迫大法弟子脱掉上衣，用点燃的蚊香按在大法弟子的后背上烫烧，烧烫得冒烟后换一处再烫，致使大法弟子后背几十处被烫伤。三年后的今天，伤痕仍未褪去。

12、反背吊挂

人躺在床上（下铺），双手反背，双腿向后弯曲，然后用绳子与双手绑在一起，吊挂在上床铺板上，前胸和头部压在铺上，也就是身体的重量全都落在前胸和头部。此种酷刑，人的脸接着就变成了紫色，憋得喘不过气来，时间稍一长人就会窒息。

13、超长时间坐马扎、板凳

也许不知道的人会问：坐板凳、坐马扎也是一种迫害手段？是，在生活中坐一坐板凳可能是一种用以休息的方式，可是那是在无任何约束并可以自由改变姿势、自由地掌握时间的情况下。而在劳教所，大法弟子的人



25

10、罚“站”、“蹲”

背贴在墙上，脚尖着地双手上举贴在墙上，稍一贴不住或站不住，恶人就用脚（穿硬塑料半高跟鞋）踢迎风骨，用鞋跟踩学员的脚，一直打到学员的腿脚都变成黑紫色，双脚肿的象面包，严重变形，不能行走，很多半年双脚才恢复原样。有一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的恶警们动用了许多男恶警，命令所有法轮功学员背对墙壁，双臂举起站一天。有的老年人站不住就会招来一顿打骂训斥。旁边的恶人有的踩脚，有的踢小腿。



德州地区女大法弟子**张秋云**，42岁，是今年农历2月被非法送进去的，她一直不配合恶警。6月份，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牛学连**（大队长，1米7左右，体胖脸黄黑色，对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加倍迫害）用手铐铐在暖气管上，站了7天7夜。张秋云绝食抗议，造成她的脚和小腿浮肿，穿不上鞋。

法轮功学员**王延英**被连续罚站五六个昼夜，腿肿得非常粗。她没修炼以前有脱肛的毛病，自修炼大法后好了，在里面被恶警一再折磨得病又犯了。她实在站不住就蹲下了，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许瑞菊**就揪着她的头发往上提，不能站也得站

24

10、罚“站”、“蹲”

背贴在墙上，脚尖着地双手上举贴在墙上，稍一贴不住或站不住，恶人就用脚（穿硬塑料半高跟鞋）踢迎风骨，用鞋跟踩学员的脚，一直打到学员的腿脚都变成黑紫色，双脚肿的象面包，严重变形，不能行走，很多半年双脚才恢复原样。有一次，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的恶警们动用了许多男恶警，命令所有法轮功学员背对墙壁，双臂举起站一天。有的老年人站不住就会招来一顿打骂训斥。旁边的恶人有的踩脚，有的踢小腿。



德州地区女大法弟子**张秋云**，42岁，是今年农历2月被非法送进去的，她一直不配合恶警。6月份，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牛学连**（大队长，1米7左右，体胖脸黄黑色，对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加倍迫害）用手铐铐在暖气管上，站了7天7夜。张秋云绝食抗议，造成她的脚和小腿浮肿，穿不上鞋。

法轮功学员**王延英**被连续罚站五六个昼夜，腿肿得非常粗。她没修炼以前有脱肛的毛病，自修炼大法后好了，在里面被恶警一再折磨得病又犯了。她实在站不住就蹲下了，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许瑞菊**就揪着她的头发往上提，不能站也得站

24

行，夏天用被子给她捂着。

王波，女，40多岁，原牟平县法轮功辅导站站长，是第一个被非法关进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分在三大队。恶警见她坚定，又将她手脚绑起，拿四根电棍同时电她。电得遍体鳞伤，脸上、脖子上、胳膊上都是大泡，疼痛难忍，差点没命了。但她还是坚强的活了起来。

2000年下半年入所的**宫云秀**（四、五十岁，威海人）也被关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三队禁闭室，因她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恶警将她带到办公室，铐上手铐，又往她身上浇冷水，然后将她摁倒在地，一脚踩在她身上，一手往起拎手铐，用电棍电她，使她痛不欲生。

五十多岁的大法弟子**刘崇美**，因坚决不配合邪恶，不出操，不超出8小时工作，不完成定额，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们问话就讲“法轮大法好”而承受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折磨。天天吃电棍，身体被电的没有一处好地方。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赵杰和恶警王宁把**大法弟子李建美**关到一个房间里，用两根很大的电棍电她，电她的手、头、脸和后脑。当她们电李建美的后脑时，李建美一下子就休克了，昏死过去。

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大法弟子自述：2000年7月7日，我们进行了集体罢工。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赵杰、孙秀英、王宁**手持电棍电潍坊的大法弟子**赵玉红、王祺彩**、青岛的大法弟子**邵月芳**等人的嘴、面

9

行，夏天用被子给她捂着。

王波，女，40多岁，原牟平县法轮功辅导站站长，是第一个被非法关进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分在三大队。恶警见她坚定，又将她手脚绑起，拿四根电棍同时电她。电得遍体鳞伤，脸上、脖子上、胳膊上都是大泡，疼痛难忍，差点没命了。但她还是坚强的活了起来。

2000年下半年入所的**宫云秀**（四、五十岁，威海人）也被关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三队禁闭室，因她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恶警将她带到办公室，铐上手铐，又往她身上浇冷水，然后将她摁倒在地，一脚踩在她身上，一手往起拎手铐，用电棍电她，使她痛不欲生。

五十多岁的大法弟子**刘崇美**，因坚决不配合邪恶，不出操，不超出8小时工作，不完成定额，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们问话就讲“法轮大法好”而承受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折磨。天天吃电棍，身体被电的没有一处好地方。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赵杰和恶警王宁把**大法弟子李建美**关到一个房间里，用两根很大的电棍电她，电她的手、头、脸和后脑。当她们电李建美的后脑时，李建美一下子就休克了，昏死过去。

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大法弟子自述：2000年7月7日，我们进行了集体罢工。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赵杰、孙秀英、王宁**手持电棍电潍坊的大法弟子**赵玉红、王祺彩**、青岛的大法弟子**邵月芳**等人的嘴、面

9

部。她们的嘴立刻肿起老高，脸、脖子、嘴都变成了紫黑色，肿的非常大，然后一层一层掉皮，其状惨不忍睹。几天后所长**江丽杭**纠集了**5—6名男恶警**蹿到我们所在的一大队，第一个把我铐住双手带到会议室。几个手持长电棍的男恶警见了就问：还炼不炼？我坚定地告诉它们：炼！他们立即把我按倒在地，恶警穿着皮鞋的脚踩住我双手上的铐子，4—5根电棍一起落下，在我身上电了十几分钟。恶警又问：还炼不炼？我说：你们打不死就炼！它们就继续电。又是十几分钟，我觉得无数根钢钉往身体里扎，五脏六腑碎了一般，浑身有烈火在灼烧，头颅就要爆炸了。恶警这才拉住把我送回禁闭室。在禁闭室里，24小时站着双手被铐在墙高处的铁管子上。连续3天，几个男恶警轮流电击我们，每天两次，只要不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就这样承受着。

2004年春，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牛学莲**、**马红娟**等恶警把法轮功学员**赵继华**绑在一条木板上强行灌食，灌完后，马红娟又打赵继华，打得满口流血。牛学莲还拿来电棍往赵继华手上又电又戳，看到电棍小，又换了一个大的，连



部。她们的嘴立刻肿起老高，脸、脖子、嘴都变成了紫黑色，肿的非常大，然后一层一层掉皮，其状惨不忍睹。几天后所长**江丽杭**纠集了**5—6名男恶警**蹿到我们所在的一大队，第一个把我铐住双手带到会议室。几个手持长电棍的男恶警见了就问：还炼不炼？我坚定地告诉它们：炼！他们立即把我按倒在地，恶警穿着皮鞋的脚踩住我双手上的铐子，4—5根电棍一起落下，在我身上电了十几分钟。恶警又问：还炼不炼？我说：你们打不死就炼！它们就继续电。又是十几分钟，我觉得无数根钢钉往身体里扎，五脏六腑碎了一般，浑身有烈火在灼烧，头颅就要爆炸了。恶警这才拉住把我送回禁闭室。在禁闭室里，24小时站着双手被铐在墙高处的铁管子上。连续3天，几个男恶警轮流电击我们，每天两次，只要不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就这样承受着。

2004年春，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牛学莲**、**马红娟**等恶警把法轮功学员**赵继华**绑在一条木板上强行灌食，灌完后，马红娟又打赵继华，打得满口流血。牛学莲还拿来电棍往赵继华手上又电又戳，看到电棍小，又换了一个大的，连



忆，反应迟钝，重者精神失常乃至死亡。

徐桂芹，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大河棉纺厂职工。2002年1月，徐桂芹因在市场上卖水果时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劳教所警察在徐桂芹释放前给她注射了四瓶破坏中枢



徐桂芹

神经的药物，导致她头朦，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徐桂芹回家时，警察还提醒说：看好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芹精神逐步失常，第九天即2002年12月9日去世。

杨成梅：被绑起来57天，强行灌食。大队长王书贞拿了一包不知是什么药物放在伙食里，叫身边的学员出去，结果灌完食后，杨成梅迷糊得不能睁眼，什么也不知道，昏睡。

石化的杨玉荣，是位工程师。因拒绝转化，被多次送入精神病院，遭受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每次回来，杨玉荣都两眼发直，面无表情，不言不语，就是这样，还要被单独隔离。回来一段时间后，刚有所好转，就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再去被摧残。就这样，好人被折磨成精神病人。这种酷刑可将一个鲜活的健康人迫害成痴呆，精神失常……。

忆，反应迟钝，重者精神失常乃至死亡。

徐桂芹，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大河棉纺厂职工。2002年1月，徐桂芹因在市场上卖水果时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劳教所警察在徐桂芹释放前给她注射了四瓶破坏中枢



徐桂芹

神经的药物，导致她头朦，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徐桂芹回家时，警察还提醒说：看好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芹精神逐步失常，第九天即2002年12月9日去世。

杨成梅：被绑起来57天，强行灌食。大队长王书贞拿了一包不知是什么药物放在伙食里，叫身边的学员出去，结果灌完食后，杨成梅迷糊得不能睁眼，什么也不知道，昏睡。

石化的杨玉荣，是位工程师。因拒绝转化，被多次送入精神病院，遭受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每次回来，杨玉荣都两眼发直，面无表情，不言不语，就是这样，还要被单独隔离。回来一段时间后，刚有所好转，就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再去被摧残。就这样，好人被折磨成精神病人。这种酷刑可将一个鲜活的健康人迫害成痴呆，精神失常……。

板立起来砍手腕上骨头，每一次打下去立刻就是一个紫疙瘩，骨头就象碎了一样，钻心的疼。

另一种方式是：头朝下，90度大弯腰，手举到背后，胳膊伸直向上举，做飞行状，遂名曰：“开飞机”。是一种不流血的酷刑。受刑者很难支撑多长时间，往往到了极限恶人还不罢手，由于有恶人看着，身体不能移动一下，稍一放松，就会招来拳打脚踢。



9、毒针注射、灌不明药物“开飞机”

在电影《追捕》里，将好端端的杜秋送到精神病院实施迫害，那种事情毕竟是在电影里，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现实生活中发生在山东女子劳教所的这一幕悲剧就在上演着，给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注射不明药物，从而造成多人精神失常。



注射不明药物

这是一种看不到流血但可致人死地的酷刑。凡是被注射毒针的学员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轻者失去记

22

板立起来砍手腕上骨头，每一次打下去立刻就是一个紫疙瘩，骨头就象碎了一样，钻心的疼。

另一种方式是：头朝下，90度大弯腰，手举到背后，胳膊伸直向上举，做飞行状，遂名曰：“开飞机”。是一种不流血的酷刑。受刑者很难支撑多长时间，往往到了极限恶人还不罢手，由于有恶人看着，身体不能移动一下，稍一放松，就会招来拳打脚踢。



9、毒针注射、灌不明药物“开飞机”

在电影《追捕》里，将好端端的杜秋送到精神病院实施迫害，那种事情毕竟是在电影里，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现实生活中发生在山东女子劳教所的这一幕悲剧就在上演着，给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注射不明药物，从而造成多人精神失常。



注射不明药物

这是一种看不到流血但可致人死地的酷刑。凡是被注射毒针的学员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轻者失去记

22

电带戳。赵继华手背上的皮都起来了，流着鲜血。当时卖淫犯人孙小红也帮着殴打赵继华。

这种电刑不是只电一次，是多次电，反复电，往往是旧伤没好新伤又现。有的学员已数不清自己受过多少次电击，只看见累累伤痕和变了形的模样。劳教所的走廊内滋滋嘎嘎的电棍声不绝于耳，好长时间后，有学员听到类似电棍的声音时还心有余悸。

2、死人床

顾名思义，这种酷刑能把人折磨致死。床上东西全都拿掉，只剩几根铁条，将人四肢伸直到极限后固定在床栏上，呈五马分尸状，穿很少衣服或不穿衣服，吃饭由人喂，大小便均在床上，冬天还要将窗门打开。如果长时间不放下来，轻者四肢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重者人就会活活捆绑受冻而死。其状之惨非人想象。恶管教曾直言不讳：这里就是人间地狱。不转化的学员大都用这种方式折磨过。



“死人床”

程爱玲，女，48岁，泰安市泰城金桥小区居民。2004年8月8日，人称“牛魔王”的二大队长**牛学莲**把程爱玲弄到“小北屋”的禁闭室，绑在死人床上。程爱玲仰面朝天，双手双脚绑在四个床腿上，床板上有小钉子，直往肉里扎，到晚上，嗡嗡的一大群蚊子加上各种小虫

11

电带戳。赵继华手背上的皮都起来了，流着鲜血。当时卖淫犯人孙小红也帮着殴打赵继华。

这种电刑不是只电一次，是多次电，反复电，往往是旧伤没好新伤又现。有的学员已数不清自己受过多少次电击，只看见累累伤痕和变了形的模样。劳教所的走廊内滋滋嘎嘎的电棍声不绝于耳，好长时间后，有学员听到类似电棍的声音时还心有余悸。

2、死人床

顾名思义，这种酷刑能把人折磨致死。床上东西全都拿掉，只剩几根铁条，将人四肢伸直到极限后固定在床栏上，呈五马分尸状，穿很少衣服或不穿衣服，吃饭由人喂，大小便均在床上，冬天还要将窗门打开。如果长时间不放下来，轻者四肢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重者人就会活活捆绑受冻而死。其状之惨非人想象。恶管教曾直言不讳：这里就是人间地狱。不转化的学员大都用这种方式折磨过。



“死人床”

程爱玲，女，48岁，泰安市泰城金桥小区居民。2004年8月8日，人称“牛魔王”的二大队长**牛学莲**把程爱玲弄到“小北屋”的禁闭室，绑在死人床上。程爱玲仰面朝天，双手双脚绑在四个床腿上，床板上有小钉子，直往肉里扎，到晚上，嗡嗡的一大群蚊子加上各种小虫

11

一起咬，奇痒难忍。天热口渴、憋尿、蚊叮虫咬，在这21天里，她受尽了折磨，每天24小时只给她2个馒头，两杯水，每天两次解手，脚照样绑着，有时几天不给饭吃，身上凡是露着的地方被蚊虫咬的象蜂窝一样，到处是眼。后背咯的化了脓，浑身疼痛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脚上的绳子勒进肉里，半年后疤还在，双脚起的皮就象雨后的细黄泥晒干后暴起的泥片，足有硬币那么厚。床下绑脚的地方落了一层皮。即使这样，恶警每次进来不是紧手铐就是紧绳子。当时他们对她讲，如果她真的死了，就向外面宣布说她是被法轮功逼疯了自杀的。

8月30日下午，恶警把程爱玲带到接见室，这时她已被绑死人床21天，起来后，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两脚成“八”字型，象个百岁老人，扶着墙走，蹲下起不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人已瘦得皮包骨头，双肩双臂都在痛，双臂交叉困难，脱衣服都很吃力。

这种酷刑也如电棍一样，反复实施。具体有多少人受此酷刑无从核实，也无法核实，因为迫害还在继续，“死人床”上仍旧绑着法轮功学员……

3、野蛮灌食

“灌食”本来是医学上用来救治不能进食的危重病人的一种人道救助，



“残忍灌食”

12

一起咬，奇痒难忍。天热口渴、憋尿、蚊叮虫咬，在这21天里，她受尽了折磨，每天24小时只给她2个馒头，两杯水，每天两次解手，脚照样绑着，有时几天不给饭吃，身上凡是露着的地方被蚊虫咬的象蜂窝一样，到处是眼。后背咯的化了脓，浑身疼痛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脚上的绳子勒进肉里，半年后疤还在，双脚起的皮就象雨后的细黄泥晒干后暴起的泥片，足有硬币那么厚。床下绑脚的地方落了一层皮。即使这样，恶警每次进来不是紧手铐就是紧绳子。当时他们对她讲，如果她真的死了，就向外面宣布说她是被法轮功逼疯了自杀的。

8月30日下午，恶警把程爱玲带到接见室，这时她已被绑死人床21天，起来后，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两脚成“八”字型，象个百岁老人，扶着墙走，蹲下起不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人已瘦得皮包骨头，双肩双臂都在痛，双臂交叉困难，脱衣服都很吃力。

这种酷刑也如电棍一样，反复实施。具体有多少人受此酷刑无从核实，也无法核实，因为迫害还在继续，“死人床”上仍旧绑着法轮功学员……

3、野蛮灌食

“灌食”本来是医学上用来救治不能进食的危重病人的一种人道救助，



“残忍灌食”

12

须买她们的水喝，也不让上厕所，这样一直绑了十二天，我也十二天没上厕所，他们害怕了，说：“上厕所可以，必须打报告。”我不配合，他们就把我带到禁闭室，用铐子铐在墙上的铁棍上（单手铐），这会是一天24小时都这样铐着，在十多天时腿和胳膊都肿了（直到半年多的时间才消肿）。那时正是夏季几平方米的禁闭室，关着门，没有窗户，四周的墙全是霉毛，酷暑难耐，霉气冲天。每个想进去制服我的人，待不了几分钟就受不了走了，而我却在这样的环境里被铐了35天，只能站着被吊铐，没有蹲过，没有坐过，没有躺过，

大法弟子**王永莲**，60岁，潍坊法轮功学员，被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三大队恶警**刘瑞芹**铐上双手吊在暖气管子上，脚尖刚着地，一吊就是6天，老人受不得这份折磨，右胳膊“咯嚓”断了，直到出所胳膊都抬不动，手连饭盒都端不了。**张玉娟、胡艳、武平、徐洁、郭华**都遭受了这样的迫害。

8、开飞机

一种方式是：

赤脚蹲在马扎上，双手向两边伸，象在飞，马扎面上只有几根细绳，有时不注意脚就会漏下去蹲不住。一动恶徒就用竹扫帚



21

「开飞机」

须买她们的水喝，也不让上厕所，这样一直绑了十二天，我也十二天没上厕所，他们害怕了，说：“上厕所可以，必须打报告。”我不配合，他们就把我带到禁闭室，用铐子铐在墙上的铁棍上（单手铐），这会是一天24小时都这样铐着，在十多天时腿和胳膊都肿了（直到半年多的时间才消肿）。那时正是夏季几平方米的禁闭室，关着门，没有窗户，四周的墙全是霉毛，酷暑难耐，霉气冲天。每个想进去制服我的人，待不了几分钟就受不了走了，而我却在这样的环境里被铐了35天，只能站着被吊铐，没有蹲过，没有坐过，没有躺过，

大法弟子**王永莲**，60岁，潍坊法轮功学员，被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三大队恶警**刘瑞芹**铐上双手吊在暖气管子上，脚尖刚着地，一吊就是6天，老人受不得这份折磨，右胳膊“咯嚓”断了，直到出所胳膊都抬不动，手连饭盒都端不了。**张玉娟、胡艳、武平、徐洁、郭华**都遭受了这样的迫害。

8、开飞机

一种方式是：

赤脚蹲在马扎上，双手向两边伸，象在飞，马扎面上只有几根细绳，有时不注意脚就会漏下去蹲不住。一动恶徒就用竹扫帚



21

「开飞机」

着坚硬的皮鞋后跟没头没脸地打王的头部，结果打得头破血流，满脸开花。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职工**黄玉萍**，今年 50 岁，由于受到长期的迫害，2004 年 3 月初的一天，突然十分难受，医务人员检查心电图，心率 120，血压 110/160。在此情况下，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恶警**戴少华、毕素娟、马红娟**怂恿非法轮功人员**孙小红**动手打黄玉萍的头，黄玉萍的头碰到地上，顿时撞起了一个大包，并且脖子被扭伤，鼻子也被打得流血，恶警大队长王淑贞竟然无耻的谎称黄玉萍倒经，以此来掩盖黄玉萍被打致伤的事实。3 月 10 日，黄玉萍 CT 检查有阴影，但是片和检查结果却不让黄玉萍本人看。

是凡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均不同程度受过此刑，长期毒打，使学员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7、吊刑

法轮功学员被铐起来时都是脚尖刚刚着地，长时间吊铐，被吊者双手肿胀破裂，脚、腿肿胀，疼痛难忍。

大法学员**贾全美**自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把我带到宿舍，用绳子将我手绑在双层铁床的最上端的横杆上，因我矮，一米五多点的个子，脚几乎不能落地，从早上 6 点开始绑到半夜 12 点，吃饭一只手吃，不让喝水，要喝必

20



着坚硬的皮鞋后跟没头没脸地打王的头部，结果打得头破血流，满脸开花。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职工**黄玉萍**，今年 50 岁，由于受到长期的迫害，2004 年 3 月初的一天，突然十分难受，医务人员检查心电图，心率 120，血压 110/160。在此情况下，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恶警**戴少华、毕素娟、马红娟**怂恿非法轮功人员**孙小红**动手打黄玉萍的头，黄玉萍的头碰到地上，顿时撞起了一个大包，并且脖子被扭伤，鼻子也被打得流血，恶警大队长王淑贞竟然无耻的谎称黄玉萍倒经，以此来掩盖黄玉萍被打致伤的事实。3 月 10 日，黄玉萍 CT 检查有阴影，但是片和检查结果却不让黄玉萍本人看。

是凡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均不同程度受过此刑，长期毒打，使学员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7、吊刑

法轮功学员被铐起来时都是脚尖刚刚着地，长时间吊铐，被吊者双手肿胀破裂，脚、腿肿胀，疼痛难忍。

大法学员**贾全美**自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把我带到宿舍，用绳子将我手绑在双层铁床的最上端的横杆上，因我矮，一米五多点的个子，脚几乎不能落地，从早上 6 点开始绑到半夜 12 点，吃饭一只手吃，不让喝水，要喝必

20



不伤及人身。但在恶警及恶毒的狱医手里，变成了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最恶毒的酷刑之一。有些学员不绝食，为达到强制转化的目的也通过这种方式摧残。每次灌食都是学员们的生死大关。灌食者先将被灌者用手铐和脚镣固定到床上等地方，再由无人性的狱医、恶人粗暴的将粗管子从鼻子插入胃里（甚至插入气管。造成肺内感染），再抽出，再插入，并在里面搅来搅去，食道鼻腔破损严重，反复多次，用以取乐。等她们折磨够了，再灌入超量食盐与玉米面的混合物，被灌者胃里似火烧，口里不断吐沫，常常是胃里的粘液与血水、泪水、汗水混合在一起，流在学员的脸上、身上，无人清洗，时间长了就结成硬壳一层一层糊住。此酷刑使被灌食者极度痛苦，生命极其危险，其状之惨，不忍目睹！

很多大法学员采取绝食来抗议迫害、抗议恶警的暴力行为。劳教所和各大队恶警串通一气采取卑鄙手段强行对大法学员灌食，以摧残其身体达到销毁她们的意志。

泰安的大法学员**王炎**，自进所后一直坚持修炼，到后来绝食抗议。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邪恶之徒一天给她灌食两次。有时灌食的管子一插好几天、十几天不拔。绝食几个月后，王炎被迫害得皮包骨头，体重只剩五、六十斤，走路腿发软，几乎不能行走，严重胃萎缩，后成心肌炎症状，有时休克。

济南的大法学员**李小平**绝食抗议迫害，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强行给她灌食半年多，她不配合，被呈大字型绑在床上。

13

不伤及人身。但在恶警及恶毒的狱医手里，变成了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最恶毒的酷刑之一。有些学员不绝食，为达到强制转化的目的也通过这种方式摧残。每次灌食都是学员们的生死大关。灌食者先将被灌者用手铐和脚镣固定到床上等地方，再由无人性的狱医、恶人粗暴的将粗管子从鼻子插入胃里（甚至插入气管。造成肺内感染），再抽出，再插入，并在里面搅来搅去，食道鼻腔破损严重，反复多次，用以取乐。等她们折磨够了，再灌入超量食盐与玉米面的混合物，被灌者胃里似火烧，口里不断吐沫，常常是胃里的粘液与血水、泪水、汗水混合在一起，流在学员的脸上、身上，无人清洗，时间长了就结成硬壳一层一层糊住。此酷刑使被灌食者极度痛苦，生命极其危险，其状之惨，不忍目睹！

很多大法学员采取绝食来抗议迫害、抗议恶警的暴力行为。劳教所和各大队恶警串通一气采取卑鄙手段强行对大法学员灌食，以摧残其身体达到销毁她们的意志。

泰安的大法学员**王炎**，自进所后一直坚持修炼，到后来绝食抗议。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邪恶之徒一天给她灌食两次。有时灌食的管子一插好几天、十几天不拔。绝食几个月后，王炎被迫害得皮包骨头，体重只剩五、六十斤，走路腿发软，几乎不能行走，严重胃萎缩，后成心肌炎症状，有时休克。

济南的大法学员**李小平**绝食抗议迫害，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恶警强行给她灌食半年多，她不配合，被呈大字型绑在床上。

13

山东省济南市大法学员**刘红梅**自述：从 2001 年 9 月 28 日至 2002 年 3 月 29 日长达半年之久没有吃饭，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邪恶之徒强迫灌食，使我的口腔、鼻腔、胃等脏器遭受严重创伤、经常出血，而且他们强行灌食，多次呛入气管，差点窒息。

山东省蒙阴县大法弟子**伊淑玲**：在伊淑玲未绝食的情况下，恶警王淑贞为了加大对她的迫害，一天灌三次食，而且灌的食极稀，并加入大量不明药物，致使伊淑玲腹部剧痛、嗓子哑、嗜睡，她的鼻粘膜严重充血，鼻饲后她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恶警们妄图以这种疯狂摧残迫使她尽快妥协。

声声血，字字泪。凡是以绝食方式抗议迫害的学员都多次受过此刑，轻者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重者失去生命。

4、“五马分身”

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人们逼迫法轮功学员双臂伸开，将其绑在双层床两顶端，然后两腿分开，脚离地，绑在两边床腿上（床的宽度大约 2 米），再把腰上拴上床单子，另一头拴在对面的床上用力拉紧固定住，象“五马分身”。由于地面光滑，双腿被他们有意分的过大，



14

山东省济南市大法学员**刘红梅**自述：从 2001 年 9 月 28 日至 2002 年 3 月 29 日长达半年之久没有吃饭，山东省第一女子劳动教养所邪恶之徒强迫灌食，使我的口腔、鼻腔、胃等脏器遭受严重创伤、经常出血，而且他们强行灌食，多次呛入气管，差点窒息。

山东省蒙阴县大法弟子**伊淑玲**：在伊淑玲未绝食的情况下，恶警王淑贞为了加大对她的迫害，一天灌三次食，而且灌的食极稀，并加入大量不明药物，致使伊淑玲腹部剧痛、嗓子哑、嗜睡，她的鼻粘膜严重充血，鼻饲后她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恶警们妄图以这种疯狂摧残迫使她尽快妥协。

声声血，字字泪。凡是以绝食方式抗议迫害的学员都多次受过此刑，轻者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重者失去生命。

4、“五马分身”

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人们逼迫法轮功学员双臂伸开，将其绑在双层床两顶端，然后两腿分开，脚离地，绑在两边床腿上（床的宽度大约 2 米），再把腰上拴上床单子，另一头拴在对面的床上用力拉紧固定住，象“五马分身”。由于地面光滑，双腿被他们有意分的过大，



14

拳打脚踢，打得越凶狠，恶警给予的奖励越大，减期越多。

除了劳教人员殴打之外，恶警们经常亲自动手殴打学员。2000 年 10 月 27 日凌晨，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五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抗议暴行，要求无罪释放。恶警牛学莲（五大队大队长）动用了大批男恶警大打出手，直到卡得法轮功学员窒息，浑身瘫软下来才放手。

大法弟子翟金萍：被拳打脚踢无数次，左肩皮肤被电伤。有一次，一个一米八高、卷头发的胖司机打她耳光，他左手叉腰右手打，打得她眼冒金光、两耳鸣叫。接着他又左右开弓，一口气打了几十个耳光，直到累得他出了汗，才停下手来喘粗气。还有一次，过失杀人犯**于宪英**用高跟鞋后跟狠狠的打在她头上，她只觉得眼前一黑，身子晃了一下几乎晕倒。随后觉得一股温热的液体从脖子上流下来，头发被粘住了，血顺着脖子流到毛衣的前襟，又流到厚毛裤上，湿透了里面套着的秋衣秋裤、文胸、内裤。房间里所有的人包括于宪英都哭了，只有恶警**牛学莲**除外。4 名同修每人一件衣服帮她洗，她们用水冲了三、四次还是血水，边洗边哭。当她和同修们表示不怨于宪英时，于宪英抱住翟金萍放声大哭。

大法弟子王通芹，58 岁，坚修大法，邪恶之徒拿



19

拳打脚踢，打得越凶狠，恶警给予的奖励越大，减期越多。

除了劳教人员殴打之外，恶警们经常亲自动手殴打学员。2000 年 10 月 27 日凌晨，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五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抗议暴行，要求无罪释放。恶警牛学莲（五大队大队长）动用了大批男恶警大打出手，直到卡得法轮功学员窒息，浑身瘫软下来才放手。

大法弟子翟金萍：被拳打脚踢无数次，左肩皮肤被电伤。有一次，一个一米八高、卷头发的胖司机打她耳光，他左手叉腰右手打，打得她眼冒金光、两耳鸣叫。接着他又左右开弓，一口气打了几十个耳光，直到累得他出了汗，才停下手来喘粗气。还有一次，过失杀人犯**于宪英**用高跟鞋后跟狠狠的打在她头上，她只觉得眼前一黑，身子晃了一下几乎晕倒。随后觉得一股温热的液体从脖子上流下来，头发被粘住了，血顺着脖子流到毛衣的前襟，又流到厚毛裤上，湿透了里面套着的秋衣秋裤、文胸、内裤。房间里所有的人包括于宪英都哭了，只有恶警**牛学莲**除外。4 名同修每人一件衣服帮她洗，她们用水冲了三、四次还是血水，边洗边哭。当她和同修们表示不怨于宪英时，于宪英抱住翟金萍放声大哭。

大法弟子王通芹，58 岁，坚修大法，邪恶之徒拿



19

女子劳教所恶警**孙娟、刘建慧、张永梅**和大队长**刘瑞芹**连打带骂，松绑后又关了 40 天，出来后又黑又瘦，被迫害得每天拉血很长时间，走路都站不稳。又有一次被非法关 22 天，被恶警绑吊在暖气管子上，连打带骂，不让睡觉，把嘴贴住，恶警扬言：“不转化都治死”。孙娟最恶毒，铐子、电棍全都用上。张桂凤第一次受刑三个月，一年共 7 次。

李光芹：年龄 50 岁，夏天热时，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男恶警在晚上把她拖走，关在禁闭室吊、铐、绑，不让大小便，没办法，只能站着都尿在裤子里，禁闭室味道非常难闻。被折磨很长时间才放出来，又黄又瘦，不止一次受刑。

很多学员在“小号”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那里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暗无天日”、在那里你才能体会到“求死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6、暴力殴打摧残

恶警们以减期为诱饵，驱使卖淫、盗窃和吸毒类劳教人员看管、折磨法轮功学员。扇耳光、踢小腹、捣乳房、用胳膊肘猛捣脑袋，



18

或者用穿着皮鞋的脚猛碾法轮功学员的脚趾。有时 8、9 个恶人轮流暴打一整夜（从天黑打到天明），有的用竹板抽，有的用鞋底抽，用指甲掐，

女子劳教所恶警**孙娟、刘建慧、张永梅**和大队长**刘瑞芹**连打带骂，松绑后又关了 40 天，出来后又黑又瘦，被迫害得每天拉血很长时间，走路都站不稳。又有一次被非法关 22 天，被恶警绑吊在暖气管子上，连打带骂，不让睡觉，把嘴贴住，恶警扬言：“不转化都治死”。孙娟最恶毒，铐子、电棍全都用上。张桂凤第一次受刑三个月，一年共 7 次。

李光芹：年龄 50 岁，夏天热时，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男恶警在晚上把她拖走，关在禁闭室吊、铐、绑，不让大小便，没办法，只能站着都尿在裤子里，禁闭室味道非常难闻。被折磨很长时间才放出来，又黄又瘦，不止一次受刑。

很多学员在“小号”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那里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暗无天日”、在那里你才能体会到“求死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6、暴力殴打摧残

恶警们以减期为诱饵，驱使卖淫、盗窃和吸毒类劳教人员看管、折磨法轮功学员。扇耳光、踢小腹、捣乳房、用胳膊肘猛捣脑袋，



18

或者用穿着皮鞋的脚猛碾法轮功学员的脚趾。有时 8、9 个恶人轮流暴打一整夜（从天黑打到天明），有的用竹板抽，有的用鞋底抽，用指甲掐，

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两腿便不由自主的向两边分开，且越分越大。为了支撑住身体，双腿又不得不尽量往回收，尽全力不让它分开。不然的话，因为上肢也被分开吊在上面，如果下肢支撑不住，全身的重量就会完全由上肢承负，这样，上肢就会被“束缚带”越勒越紧，异常痛苦。然而，由于两条腿被床脚两端的束缚带分别拖住分开着，很难往里收，加之地面光滑，两腿略微靠拢一点，便又会不由自主的向两边分开，而一分开，又给上肢增加了负担，便又得将双腿往回收……这样不断的滑开又收回，收回又滑开，很快地你就被折磨的疲惫不堪，痛苦难言。有时还让一名恶人坐在床上，从后面用脚蹬大法学员，手段极其残忍。有的大法弟子一次被绑十几个小时。双腿向两边分开滑下去的时候，恶人们恶毒得将腰部带子猛地拎起，使被迫害学员的身体猛然一下呈“反弓头”，似“五马分尸”，



李建美：2000 年 10 月 25 日，当时她被骗到派出所，后又被非法送进了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就在入所的第二天早晨 3 点，因为她炼功，恶警就指使二十几个犯人对她进行折磨。揪住头发，拳打脚踢，又把她手脚

15

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两腿便不由自主的向两边分开，且越分越大。为了支撑住身体，双腿又不得不尽量往回收，尽全力不让它分开。不然的话，因为上肢也被分开吊在上面，如果下肢支撑不住，全身的重量就会完全由上肢承负，这样，上肢就会被“束缚带”越勒越紧，异常痛苦。然而，由于两条腿被床脚两端的束缚带分别拖住分开着，很难往里收，加之地面光滑，两腿略微靠拢一点，便又会不由自主的向两边分开，而一分开，又给上肢增加了负担，便又得将双腿往回收……这样不断的滑开又收回，收回又滑开，很快地你就被折磨的疲惫不堪，痛苦难言。有时还让一名恶人坐在床上，从后面用脚蹬大法学员，手段极其残忍。有的大法弟子一次被绑十几个小时。双腿向两边分开滑下去的时候，恶人们恶毒得将腰部带子猛地拎起，使被迫害学员的身体猛然一下呈“反弓头”，似“五马分尸”，



李建美：2000 年 10 月 25 日，当时她被骗到派出所，后又被非法送进了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就在入所的第二天早晨 3 点，因为她炼功，恶警就指使二十几个犯人对她进行折磨。揪住头发，拳打脚踢，又把她手脚

15

分开绑在双人床上，在腰上系一根绳子，把绳的另一端系在对面床上，一个犯人就双手握绳子，整个身坠在上面。李建美感到一阵巨痛，好象五脏六腑都被揪出来了，她大叫一声就昏死过去。朦胧中她听到有人说：“装的，她是装的。”接着两盆冷水就劈头盖脸地泼下来。这种折磨直到早晨6点半才停止，李建美已奄奄一息。这时恶警赵杰命令李建美出工。李建美坚决不出工，并抗议指使的恶人对自己的残酷迫害。恶警赵杰恶狠狠地说：“她们这样对你，那是制止你继续犯罪！”

5、关禁闭

禁闭室是设在楼梯下面那又窄又小又暗的空间，白天都要电灯照明才能看见。里面除了一根固定在墙和地上的钢管（铐人用的）外，没有窗户和通气口，没有任何物品。夏季气温可达40摄氏度，闷得透不过气来；冬天室内可结冰，有许多学员在禁闭室冻坏了手和脚。被关禁闭的学员大多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受着非人的折磨——冷、热、不准上厕所不准见人、

2003年4月份，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恶警**王淑贞**把法轮功学员**赵季华**关在禁闭室里5天5夜不让睡觉，指使几个帮凶围着她，强行灌输污辱的洗脑言论，并对赵季华说：“现在可没人给你撑腰了”王淑贞一边说一边抽赵季华的耳光，凶相毕露，凶残至极。

2003年10月份，恶警**史咏梅**、**孙秀凤**把法轮功学员李文莉关入禁闭室1个月，手腿都铐在墙上，4天4夜不让睡觉。一见她闭眼，恶警**王淑贞**就去推她。长时

16

分开绑在双人床上，在腰上系一根绳子，把绳的另一端系在对面床上，一个犯人就双手握绳子，整个身坠在上面。李建美感到一阵巨痛，好象五脏六腑都被揪出来了，她大叫一声就昏死过去。朦胧中她听到有人说：“装的，她是装的。”接着两盆冷水就劈头盖脸地泼下来。这种折磨直到早晨6点半才停止，李建美已奄奄一息。这时恶警赵杰命令李建美出工。李建美坚决不出工，并抗议指使的恶人对自己的残酷迫害。恶警赵杰恶狠狠地说：“她们这样对你，那是制止你继续犯罪！”

5、关禁闭

禁闭室是设在楼梯下面那又窄又小又暗的空间，白天都要电灯照明才能看见。里面除了一根固定在墙和地上的钢管（铐人用的）外，没有窗户和通气口，没有任何物品。夏季气温可达40摄氏度，闷得透不过气来；冬天室内可结冰，有许多学员在禁闭室冻坏了手和脚。被关禁闭的学员大多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受着非人的折磨——冷、热、不准上厕所不准见人、

2003年4月份，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恶警**王淑贞**把法轮功学员**赵季华**关在禁闭室里5天5夜不让睡觉，指使几个帮凶围着她，强行灌输污辱的洗脑言论，并对赵季华说：“现在可没人给你撑腰了”王淑贞一边说一边抽赵季华的耳光，凶相毕露，凶残至极。

2003年10月份，恶警**史咏梅**、**孙秀凤**把法轮功学员李文莉关入禁闭室1个月，手腿都铐在墙上，4天4夜不让睡觉。一见她闭眼，恶警**王淑贞**就去推她。长时

16

间的迫害使李文莉精神遭受巨大伤害，渐渐精神失常。

法轮功学员**张继梅**自2001年被关进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以来，一直坚持修炼，2002年整个夏天都被关在禁闭室里。后被隔离在一间屋子里，由专门的劳教人员看管。6月份，一劳教人员被调去看管张继梅，一段时间又回班组时，恶警**史咏梅**威胁她说：“把嘴给我闭紧点。”据目击人透露，张继梅绝食抗议，结果被恶警用绳子将其手脚都绑在床上，鼻子里插上管子，强行灌食。张继梅小腿上有一大块黑色淤血。

迟小梅：年龄50多岁，只因2004年10月1日没有参加升国旗仪式，被关进禁闭室，有近两个月不让喝水。被铐起来，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恶警**张咏梅**穿着皮鞋踢她的肚子，踢头，不让睡觉，绑起来，至今下落不明。

王翠芳：年龄59岁，有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脑血栓、心绞痛，成天头痛、头晕，被关进洗脑转化团吊起来、绑起来打骂她。她喊了一声“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接着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孙娟**用胶带把她嘴和脖子全都粘住，不知缠了多少圈，接下来打脸，打得都眼睛冒火星，打耳朵，把手放到地上踩，一脚一脚的踩，使劲搓。王翠芳坚强地说：“你们打死我，我也不转化”。最后，怕打死她，怕出人命才放了她的，手都被踩得黑肿。当时打得都快出人命了。

张桂凤：夏天因吐血不能劳动，坚持修炼大法，被关起来绑、吊12天12夜受刑，不让睡觉，山东第一

17

间的迫害使李文莉精神遭受巨大伤害，渐渐精神失常。

法轮功学员**张继梅**自2001年被关进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以来，一直坚持修炼，2002年整个夏天都被关在禁闭室里。后被隔离在一间屋子里，由专门的劳教人员看管。6月份，一劳教人员被调去看管张继梅，一段时间又回班组时，恶警**史咏梅**威胁她说：“把嘴给我闭紧点。”据目击人透露，张继梅绝食抗议，结果被恶警用绳子将其手脚都绑在床上，鼻子里插上管子，强行灌食。张继梅小腿上有一大块黑色淤血。

迟小梅：年龄50多岁，只因2004年10月1日没有参加升国旗仪式，被关进禁闭室，有近两个月不让喝水。被铐起来，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恶警**张咏梅**穿着皮鞋踢她的肚子，踢头，不让睡觉，绑起来，至今下落不明。

王翠芳：年龄59岁，有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脑血栓、心绞痛，成天头痛、头晕，被关进洗脑转化团吊起来、绑起来打骂她。她喊了一声“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接着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孙娟**用胶带把她嘴和脖子全都粘住，不知缠了多少圈，接下来打脸，打得都眼睛冒火星，打耳朵，把手放到地上踩，一脚一脚的踩，使劲搓。王翠芳坚强地说：“你们打死我，我也不转化”。最后，怕打死她，怕出人命才放了她的，手都被踩得黑肿。当时打得都快出人命了。

张桂凤：夏天因吐血不能劳动，坚持修炼大法，被关起来绑、吊12天12夜受刑，不让睡觉，山东第一

17